

德成紙店

東陵盜案彙編二事證

載瀛等致陳寶琛函 六月十六日酉刻十七晚到

張盒太傅閣下敬啟者本月十三日由衡亮生 永交

來其戚友現任遵化知事蔣起隼私函驚悉

東陵有盜發情事尤以 裕陵 普陀峪

定東陵為最慘痛莫可名言當即託人介紹於十四

日同到衛戍總司令部面見其總參謀長朱君綬光

求其加派隊伍前往保護並速行懲辦匪徒允即照

辦是日晚間接其電話云已派定兵隊出發矣十五

日清晨復同謁商總指揮 震 未及晤面仍擬繼續接

洽日內有人述稱珠襦玉盃已見人間刻正多方偵

察俟有端倪及辦法即行赴津上 聞茲將蔣知

事原函附寄統祈代陳為叩溽暑惟珍攝萬萬不莊

定園同坐致候 載瀛載澤溥衍寶熙仝啟

附蔣起隼致衡永函 六月十二日到

東陵此次慘案幸在 弟接印前數日尤以乾隆及



孝欽后為最甚尸骨狼籍慘不忍觀

同治惠妃尸體如生實不可解惠妃尚係

弟之表姑也

現在此案範圍擴大弟處正在查辦將來

須由國民政府會議解決也清室為一代君主遜位不及二十年如此結果令人傷心乾隆及孝欽前後男女兩英主與中國盛衰關係最大此次遭劫亦最甚不遭於外人之手不遭於革命之手而遭於無意識想發洋財之一羣軍匪之手想默默中亦有定數耶三哥大鑒弟隽上

和鈞向溥忻呈報

東陵被盜情形文

呈為報告

東陵被盜情形以資究辦事竊查

陰歷五月間奉軍退却之際陵寢保護無人守護大臣毓彭串通內務府郎中博爾莊武麟祥翼長恩華等並有著名土棍惠陵幼丁邵受言勾結木商朱子山遵化商務副會長陳敬齋會同北平西珠市口鋪陳市復興永經理張裕振等起意盜賣各陵金銀器皿軟片五供各物定價五萬餘元又愚惑利誘眾旗

丁為變賣發起人復聯絡當地土匪為保障於五月十四日竟將各陵物品由朱子山等在金銀器四庫內取出運至遵化縣近聞轉運平津設法售與外人藉飽貪慾該高等業將款項撥付陽則藉維持旗衆生計為名陰即由奸盜等朋分此風一開當地人民皆以為陵寢官物可以自由取奪絕無窒礙羣起拆毀殿庭肆行偷賣僅五六兩月時間所有楠木檁架均行拆毀一空僅存殿蓋而昭西陵孝陵大紅門更

衣殿景妃陵惠陵東西配殿神廚庫情形尤甚時有孫魁元軍隊住在馬伸橋目覩此等情形見利智昏頓起禍心派其師長柴雲陞旅長韓大保假藉勦匪名義於五月十八日率隊分駐各陵將裕陵普陀峪定東陵用爆藥炸毀地宮將梓宮發開盡將地藏貴重物品全數掘取隱匿盜賣事畢返防現下各陵毀壞已極裕陵定東陵地宮
先皇
先后
御骸尚在暴露悲慘情形筆難罄述而該守護大臣

毓彭與本陵在職人員不但漠不關心反皆來京商
 賣各陵銅鑪鼎鹿鶴等古物俾裕私囊似此膽大妄
 為罪惡已極理應從嚴依法懲辦用正典型特此泣
 陳敬祈裁奪轉飭將該盜犯等緝拿追辦以懲暴逆
 鈞所呈各項如有不實情甘反坐伏乞鈞鑒和鈞謹
 呈八月三日 案即陰歷六月十八日
 載澤等致駐津辦事處胡嗣瑗景方昶函
 敬啟者 載澤等初四日啟行曾發一緘計先此得達

初五日下午三鐘安抵

往查勘

裕陵

普陀峪
定東陵

等處

裕陵

陵地少憩片刻即恭

寶城以內隧道之上緊接影壁之下被該匪掘一大

穴寬約丈餘當載澤等未勘之前業經該匪將磚石

掩蓋影壁絲毫未動其上覆瓦則全無矣寶城明樓

硃砂碑仍屹然惟碑前地面之磚被挖數處

普陀峪
定東陵

寶城內抵後牆處亦掘一穴寬亦丈餘亦經磚

石掩蓋所有 兩陵寢殿等處之木隔扇各件

德威紙

全被毀去比載澤等勘畢返寓前司員和鈞等呈出
黃篋內貯骨殖凡四稱係於裕陵所掘穴外
拾得當交隨帶之檢驗員審辨據云一係肋骨一係
膝骨二係趾骨惟以年久色暗粹難辨別男女必須
入地宮後方可辨准驗畢仍貯黃篋敬謹供設案
上該員等又呈出黃袱內有女龍袍一件色殊黯敗
審其綫迹原有珍珠不甚多亦不甚大均被拆去云
係

普陀峪
定東陵

寶城外磚下拾得又有香冊一方看

畢仍暫行敬謹收藏惟該穴下抵地宮高約二丈載
澤等斷難入內必須將所掩磚石撤去酌量拆開現
已派匠動工大概二三日後方能入視以上各節敬
乞代陳餘容續告載澤等抵此間後當即繕發一
電因不能達遂止並告專此即頌台綏
載澤溥忻耆齡寶熙陳毅公啟
七月初六日
又函
逕啟者初六早專丁遞去一緘交由京城轉寄計日

德成紙店

內已經達到載澤等即於初六日恭謁孝陵

孝東陵 景陵詳細查勘寶城均無掘

痕惟 孝東陵前之 端順妃 恭敬妃

二穴略有痕迹據守護人言事在盜前幸未掘透即

經查覺而罷 景陵妃園寢 溫僖貴妃

穴前石階已動據云亦在盜前遇水未入現在階已

砌好 懋惠皇貴妃 博怡皇貴妃 兩園寢併

在一處寶城均無掘毀痕迹而各處殿宇之門片隔

扇無一存者僅 景陵隆恩門之門尚在初七

日以雨不克詣 陵初八日恭謁 昭西

陵 惠陵寶城均完好惟 惠陵明樓上

地面磚石全行翻動 惠陵妃園寢新經修復

者亦無恙殿宇則 昭西陵殘毀最甚殿上大

柱至斷去大半有岌岌可危之勢 裕陵穴內

磚石自初七日早開工撤去於穴內拾得胸骨一脊

骨一其色殊黑暫藏黃篋敬謹供設至初八日下午

始見隧道中之頭道石門門已大開尚未殘缺門內
 水深約三四尺載澤等躡梯而下遙見二道石門亦
 半開因阻水不能深入祇得歸寓籌商辦法初九日
 一面借取庫存撤水機器在裕陵撤水一面
 派員督工撤普陀峪穴內之磚石初十日下午
載澤等蛇行而入見金槲已毀玉體即偃卧
 槲蓋之中幸未傷毀畫金朱棺則完好無缺外間新
 製者決無此堅固美好當即督率婦人差敬謹收斂

載澤昔蒙

頒賞

孝欽顯皇后遺念茶色

棉襖一件寶藍緊身一件謹即奉獻加覆於蟒緞被
 上是日於地宮內拾得昔日殉葬之牙及指甲仍用
 黃綢包好斂入又拾得珍珠十餘顆即欽遵諭
 旨捶碎命投入金井前所拾得之龍袍香冊則擬仍
 置石牀之側似尚妥愜裕陵俟積水撤乾後
 再行相度情形酌量辦理以上各節敬乞陳明此緘
 正繕發間適信差已回接到朱師傅覆緘敬知載澤

等馳驅微勞致上煩
宸廛不勝感悚之至並乞

代陳是幸專此即頌
台綏

載澤溥忻者齡寶熙陳毅公啟
七月初十日

載澤溥忻者齡寶熙陳毅等查勘
陵寢

殘毀情形清單

昭西陵

小碑亭內天花板全失

神廚庫全行拆毀僅存圍牆

東朝房拆毀間架僅存

東西班房門窗殘缺

隆恩門匾額尚存字已毀門存五扇門釘全失裏

簷坍塌

隆恩殿隔扇坎框窗櫺拆毀無存殿內抱柱全行

砍壞柱脚週圍僅剩五寸有餘情形最重天花

板天窗尚存

神龕佛樓全失

德盛紙片

東西配殿殘毀情形大致相同

東西琉璃角門坎框全失

寶城明樓上地面甬道方磚全行挖起門扇坎框

全失

寶頂上自生樹株全被砍伐僅存榆樹一株並因

搜挖樹根將原築灰土剝裂致三兩處有鬆浮

情形

孝陵

大紅門門頂全被拆毀

具服殿全毀僅存圍牆

石象生間有殘毀

龍鳳門門頂全毀

大碑亭只有上頂四圍椽雲天花板均拆毀無存

外簷週圍瓦片全行脫落情形較重

小碑亭週圍椽雲均失天花板失去二塊

神廚庫門窗拆毀間架僅存

東西朝房門窗枋檁均失

東西班房木架無存牆垣塌

隆恩門匾額失內外天花板門扇坎框全失

隆恩殿隔扇坎框窗櫺全失石柱間有殘毀

神龕佛樓全失

東西配殿門窗坎框全失枋檁間有失落

琉璃門坎框全無

石臺五供倒地未壞瓶花已碎

寶城明樓門扇隔扇坎框全失

寶頂上自生樹株全伐

孝東陵

隆恩門匾額門扇天花板全失

隆恩殿神龕門窗隔扇天花板全失

東西配殿門窗坎框天花板全失

石臺五供有損壞

銅缸存已毀

寶城明樓門扇隔扇全失

景陵

石象生

象牙傷

小碑亭週圍椀雲均失天花板失去三塊

神廚庫門窗均失枋檁柱有失落

東西朝房門窗坎框枋檁全失

東西班房木架全失牆坍塌

隆恩門匾額失門扇全存門釘失枋子天花板俱

無

隆恩殿石欄有毀隔扇坎框窗櫺天花板全失

神龕全失佛樓隔扇失四件

琉璃門坎框全失

銅缸存一

二柱門西邊石柱倒斷

石臺五供有損壞

寶城明樓門扇隔扇天花板全失枋子不全

景陵妃園寢

東西班房木架全失牆坍塌

宮門二扇檁枋全失

饗殿神龕門窗坎框天花板全失

琉璃門門框全失

愨惠皇貴妃
惇怡皇貴妃園寢

東西朝房門窗坎框全失

西班房木架均無牆坍塌

裕陵

宮門門存銅釘全失內外天花板全失

饗殿神龕暖閣門窗坎框全失

琉璃門坎框全失

寶城明樓門扇隔扇天花板全失

石象生間有殘毀

小碑亭外簷瓦片脫落

神廚庫門窗坎框全失

東西朝房門窗坎框全失

西班牙房門窗全失

隆恩門匾額存字無門扇失去四扇尚存二扇

隆恩殿隔扇坎框窗櫺全失

神龕佛樓全失

東西配殿隔扇坎框窗櫺全失

琉璃門坎框全失

石臺五供存瓶花殘毀

寶城明樓門扇隔扇坎框全失地面金磚翻起四塊

琉璃影壁前掘有一穴磚石填滿

裕陵妃園寢

東西朝房門窗坎框全失

宮門二存銅釘全失

饗殿神龕門窗坎框全失後簷脫落不齊

東西角門坎框全失

定陵

小碑亭椀雲失去一層天花板失去十一塊外簷

瓦片脫落

神廚庫門窗坎框全失

東西朝房門窗坎框全失

東西班房門窗不全

隆恩門匾額無存門存五扇銅釘全失

隆恩殿隔扇坎框窗櫺全失

神龕佛樓全失天窗存天花板失

東西配殿門窗坎框全失

琉璃門坎框全失

玉帶河兩岸砌石全行推翻河內

寶城明樓門扇隔扇天花板全失後簷階下有掘

痕一處深不及尺寬約二尺已飭匠修砌

寶頂前正中有掘痕一處寬深約二尺餘情形不

重已飭匠修砌

普祥峪
定東陵

神廚庫門窗坎框全失

東西朝房門窗坎框全失

東西班房門窗不全

隆恩門門扇全失

隆恩殿隔扇坎框窗櫺天花板天窗全失

神龕佛樓全失

東西配殿隔扇坎框全失

琉璃門坎框全失

寶城明樓門扇隔扇全失門內後牆鑿毀磚塊三

處情形不重惟上面有震裂痕迹城上金剛牆

內亦有被挖痕迹已飭匠修補

寶頂前正中有掘痕一處寬深不及二尺已飭匠

修補

普陀峪
定東陵

神廚庫門窗坎框全失

德盛紙店

東西朝房門窗坎框全失

東班房門窗全失

隆恩門門扇全失門框砍去一半

隆恩殿隔扇坎框窗櫺天花板天窗全失

神龕佛樓全失

東西配殿隔扇坎框全失

琉璃門坎框全失

寶城明樓門扇隔扇全失坎框存門內牆下掘有

一穴磚石填滿城上地面金磚全被翻動

定陵妃園寢

東朝房門窗坎框全失

宮門門扇坎框全失

饗殿神龕隔扇坎框窗櫺全失

琉璃門坎框全失

惠陵

小碑亭天花板全失

神廚庫屋宇全毀僅存圍牆

東西朝房門窗坎框全失間有坍塌毀僅存豎柱之

處東朝房豎柱並有砍壞情形

東西班房拆毀無存

隆恩門門扇坎框天花板全失

隆恩殿隔扇坎框窗櫺全失地面金砖及後簷磚

均被挖損

神龕佛樓全失

東西配殿隔扇坎框全失

琉璃門坎框全失

寶城明樓門扇隔扇坎框全失城上地面磚石全

被翻起情形較重

惠陵妃園寢

東西朝房東西班房全毀

宮門門扇坎框全失

饗殿神龕門窗坎框全失

琉璃門坎框全失

各陵

隆恩殿前陳列銅鑪鹿鶴全失

耆齡

東陵日記

七月初五日未到馬伸橋三四里道泥未乾後車陷者數輛停候三時許以天陰欲雨遂行至石門雨至冒雨行道極難顛頓許久始過昭西陵入園牆界竟無一松徧地禾黍大牌樓破爛不堪

石象生亦均殘毀申末至行館館在

裕陵

內務府園內飯後詣

裕陵

普陀峪

定東陵寶城查勘盜掘之穴已填砌還舊遂議開

視之法擬明日興工守護人呈前在

裕陵

石門外拾得肋骨一脚骨二膝骨一

普陀

峪定東陵外拾得

御名香冊一葉繡龍袍一

件

初六日晨晴杜孝穆王占元宋汝梅來久談同飯飯

德盛紙店

後謁	孝陵	景陵
景妃園寢	雙妃園寢殘毀情形大致相同	景陵
細勘	孝陵	雙妃園寢均
完好未動	孝東陵寶城亦多掘痕惟陵前	
端順妃	恭靖妃二穴有跡詳問守護人	
據言事在盜前均幸未透即覺而罷	景妃園	
寢溫僖妃穴前石階已動問之亦在盜前遇水未		
入晚商定明日先覓工開視	裕陵掘處	

初七日晨雨極涼近午劉人瑞張宗海俞奮譚肖岩	哈漢儀齊尚賢來見久談榕生報隧道開工在磚	石中拾得脊骨一胸骨一色皆黑又拾得清文香	冊一葉細審乃	普陀峪陵中之物不知何	以在此	初八日晴近午杜孝穆來同飯飯後謁	昭西
西陵為甚	惠陵	惠陵次之幸	寶城均完	昭	惠陵	昭	

好	妃園寢乃被發新砌者亦無恙當叩拜時
胸痛氣壅幾殆歸行館少息又至	裕陵勘
視所開者已到頭道石門門無恙已大開門內水	
深四尺餘同人均梯而下在水邊蹲視望見二道	
石門門亦半開隔水不能再進其中陰寒徹骨晚	
雨同人商撤水之法議論紛紜迄無善策擬借大	
庫撤水機器一試并決定拆開	普陀峪隧
道或者無水可以先殮亦未可知夜不能寐反復	

以思窮於術矣	初九日雨撤水機器取到試之尚能用出水亦多盡
一日之力已減尺餘榕生來告	普陀峪隧
道已拆通地宮無水擬明日進內細勘榕生即在	
此宿直夜雨仍未止商備明日進	普陀峪
地宮事	
初十日晴午至	普陀峪地宮隧道蛇行而入
到券門石牆根由原拆之穴匍匐以進見石牀下	

梓宮欹側而立外槨已毀槨蓋置於西北隅上有
片板覆之開視則慈禧玉體在焉面朝下
左手搭於背上頭髮散亂上半露體下半有袴有
襪襪已將脫徧身均生白毛即傳婦人差覆以黃
綢移未毀之朱棺置於石牀然後以黃緞褥自
玉體下緩緩移之藉轉正面色奇白有毛已
滿兩目深陷成黑洞脣下似有殘毀又覆以黃緞
衾殮之朱棺之內并用澤公所藏前頒遺

念衣二件蓋之又在棺內外拾得當日殉殮已落
牙及剪下指甲用黃綢包好置於衾外所拾珍珠
十五粒錘碎藏於石牀當殮時同人敬謹監視且
助擡扶掩棺後用漆封口完固始出計隨入者譚
肖岩羅戡哈漢儀王占元杜孝穆齊尚賢徐鴻寶
皆民國政府來調查之人也自始事至藏事約三
時許尚迅速夜雨疲極早卧聽雨聲風聲萬端感
愴轉側久之聞裕陵之水撤去甚多驗之

德成紙店

約在二尺外

十一日晴近午謁

裕陵

定陵

普祥峪定東陵

普陀峪定東陵

裕妃

園寢 定妃園寢在

裕陵梯下隧道至

頭道石門看撒水水痕已退至三尺外所餘約在

二尺至 普陀峪定東陵入地宮看梓宮封

口貼金已齊前拾龍袍及香冊十葉又於地宮內

尋得香寶均用黃袱包好安之冊寶石鑿之上隨

掩石門第二道石門門軸有不穩情形未掩飭匠

填砌隧道約二三日可以畢事 定陵殘毀

如一玉帶河情形尤重寶頂正中掘起磚面寬二

尺餘深二尺餘亦盜跡也飭匠修砌 普祥

峪定東陵明樓內北磚牆有鑿痕情形不重寶城

上金剛牆南北有掘毀二處飭匠修補 裕妃

定妃二園寢均無恙但殘破耳

十二日雪齋病晨榕生呈到在 裕陵石門邊

拾得踵骨一藏之匣午後微息同詒重至
 裕陵看撤水已退至一尺餘榕生叔壬用板度到
 四道石門內據言水與外同明日或能撤淨登明
 樓又遠寶城一週遜敏亦來同循神路至大牌樓
 一看歸行館彭公來夜與聯厚山談榕生叔壬均
 在 裕陵明樓下宿直
 十三日暢晴晨起胸膈極痛氣下陷雖卧息亦不能
 止午後稍好與詒重清理查勘 各陵殘毀

情形清單傍晚始畢王營長占元來言又將換防
 何其數也必有故聞之心痲 裕陵撤水漸
 淨明日可入視惟叔壬言其中有泉汨汨現設法
 填堵恐亦難止此又一至難之事也夜筮易得豫
 之恆
 十四日晴膈痛二次遜敏雪齋沈菴至 裕陵
 查看未隨去午後獨往三息始至明樓下膈痛氣
 壅又久息方入地宮石門四道最後一道左扉欹

側欲倒右扉已碎門內棺槨顛倒衾綫堆積骸骨
散亂到處皆是不知孰為玉體孰為

后妃也泥污水浸慘不忍觀與榕生叔壬

尋隙地投足而立商量移棺收殮之法久之始出

歸遇譚肖岩哈漢儀傍晚遜敏約厚山榕生叔壬

仲平來分付明日從事清理意指雪齋病好詒重

又病詒重囑筮易問時事得大過之乾

十五日晴爽聞各陵尚能朝服致祭近午心

動悸午後得報於兩棺之側尋得女體一身著明

黃龍袍又於側近拾得繡鳳黃鞞二面目可辨年

約六十餘牙齒存一二耳環尚在不知是

后是妃沈菴當飭婦人差移置石牀西北隅

暫停預備明日入殮遜敏及同人隨往視地宮中

掃除略清商定仍用原棺其餘已毀者移在穴處

石門未倒者亦須放平

十六日晴熱午後詣地宮敬謹收殮當中一棺奉安

玉體及四

后

妃由遜敏諸公

及同人親手安位褥五重衾三重內覆龍袍衮服
稍西一棺由婦人差請昨日移停西北隅者入殮
蓋棺後退出又商明日掃除地面洗滌石牀掩石
門封隧道各事畢始歸行館接濤貝勒信聞換防
之兵乃第一集團不日即到

十七日晨至

裕陵入地宮看

梓宮封

口貼金已齊未刻撤近掩閉石門隨即填砌隧道

午後詒重草覆 奏稿成大雷雨遜敏定明日行
告祭禮後日起身回京有此雨恐道路又壞矣

寶熙

東陵行役日記

七月初五日申正至

裕陵園內行館飯後即

詣

裕陵

普陀峪定東陵寶城查勘

盜掘之跡見琉璃影壁之下磚石翻動又復填砌
不齊勢非開看不可定於詰晨工作守陵人在

裕陵石門外檢得骨殖凡四

普陀峪

陵外拾有 御名香冊一葉繡龍袍一件內中

損壞可知車入口子門行二十餘里至 裕

陵大園 各陵寶城饗殿一目了然蓋百萬

餘株松柏經三五年軍闕之翦伐土痞之偷竊竟

無一存者故能目窮十里而無礙真足悲已

初六日午前軍界人杜孝穆王占元內部委員宋逸

仙汝梅均來談飯後謁 孝陵 孝東

陵 景陵 景妃園寢 雙妃園寢殿

宇殘毀門窗拆失無存 孝東陵 端順

恭敬二妃之穴有發掘痕跡據守者言發掘

未深為人驚走而罷 景妃園寢溫僖妃穴前

階石已動據云遇水未入細審非虛言也在

景陵陵寢門內拾得軍長柴雲生旅長韓大保

之名片各一張均豫省人也

初七日午間劉人瑞哈漢儀齊尚賢來久談隨員徐

榕生植與三兒志林報告 裕陵隧道開工

檢得脊骨一胸骨一謹藏於篋又得清文香冊一

葉乃 普陀峪陵中之物 二陵相距

不遠軍匪劫取葬物携於彼而置於此其擾攘有

如是者

初八日午初晴杜孝穆來談飯後謁

昭西陵

惠陵 惠妃園寢殿宇殘毀以

昭西陵為最重大柱均用刀斧砍削圍徑僅餘有

四五寸不久恐即傾覆尋至 裕陵看視土

功已開到頭道石門門內水深四五尺躡梯而下

見二道石門半開阻水不能入歸與同人商議撤

水之法擬借大庫撤水機一試並分派工人往

普陀峪陵開啟隧道如無水可先辦收殮之

事

初九日 裕陵之水用撤水機幸有效本日水

已減去尺餘但冀來源之不旺晡時 普陀

峪隧道已通無水定明日進地宮細勘

初十日早晴午至

普陀峪地宮隧道蛇行而

入到券門由原拆之竇側身以進見石牀下梓宮

敬側而立金色外槨劈毀槨蓋置於西北隅上覆

片板啟視則慈禧玉體在焉側卧其中左

手搭於背上髮未散上身附體之衣已去面與身

發酵生白毛及寸蓋盜掘日期始於五月十七訖

於六月二十四日玉體暴露於梓宮外者

四旬有餘地宮潮溼天氣蒸熱以致成此狀況也

即傳婦差覆以黃綢置未毀朱棺於石牀然後以

黃緞褥緊束玉體緩緩移轉正面面色灰

白兩目黑陷脣以下有殘破痕又覆以黃緞衾並

用蔭公所藏前頒孝欽遺念衣二事

殮焉殮時同人敬謹臨視且助擡扶棺蓋未毀即

以漆封口覆之頗完固同隨入視者有譚肖岩等

及文化維持會會員並軍官九人自始事至歲事

約五小時尚覺妥速也歸來陳詒重草致津書

德威紙店

十一日晴爽午後謁

裕陵

定陵

普陀峪定東陵

裕妃園寢

定妃園寢

裕陵頭道石門水已撤去三尺餘看

普陀峪陵梓宮漆口貼金已齊將前拾龍袍及

香冊十葉又於地宮內尋得香寶一方均包以黃

袱安於冊寶石鑿之上隨掩石門第二道石門門

軸移動微損未掩用石塊將兩門下角倚住以防

危險遂飭匠填砌隧道三二日可以畢工

定陵寶頂前正中掘起磚面寬深各二尺餘亦盜

跡也飭工補砌 普陀峪陵寶城上金剛牆

亦有掘毀痕飭工併修之

十二日余與雪齋均患腹疾未至 裕陵督察

工作撤水已近至尺餘徐七同三兒用板度到第

四道石門勘其水與外同四道石門內則一扇石

門敬倒於地金棺一橫置於其上其中棺木縱橫

敬側凌亂不堪因添夜工撤水榕生及三兒均在

明樓下直宿

十三日天大放晴午前至

裕陵遂循三道石

門以登四道石門之上看其地水已無多而棺槨堆積溼泥滿地非清理一次不能檢拾遺骨因飭督工者趕緊設法覩此慘狀悲憤填胸歸來閱查勘各陵寢殘毀情形清單王營長占元來言又將換防旬餘以來換防三次其能盡保護緝捕之職責不甚難耶入夜涼月極清三兒回云地

宮內有小泉涌出數處姑用灰石填堵未審終有

濟否

裕陵之事可謂觸手荆棘矣

十四日午前詣

裕陵地宮水已減至四寸同

人等遂由第四道石門大略查看一周遺骨多在泥中且多散失難於分別所約來檢驗骨殖之人亦苦無所施其技合殮一棺之說大眾從同余亦何敢立異耶又查裕陵及普陀峪陵第一道石門內左右列有石鑿以陳列香冊香

寶刻之地宮以內並無石鑿石案更無所謂金鳧
玉盃銀海漆燈諸物徒以寶城之名遂誤為藏寶
之所其實乃一無可欲者在而亦遭赤眉温韜之
禍何也

十五日晴午前榕生在

裕陵地宮內檢得金

簪金飾二事交厚山謹藏之殮時再請入本日督
工將第四道石門內所劈毀各棺木堆置一處午
後於石牀西邊兩棺板之間發見
后妃玉

體一幸未損傷脫失即飭婦差四人置黃綢木板
於側陳緞褥於其上徐由石牀泥水中請起安放
於板再以黃綢護之緞被覆之暫安於石牀西北
隅敬審其面貌顏多縐紋齒未全脫似五六十歲
人而皮骨俱存絲毫未腐笑容圓相有如古佛誠
異事也為后為妃未敢遽定榕生於其旁檢有繡
鳳明黃女朝鞞一用水濯之顏色尚未霉敗孰知
百三十年後乃為軍匪毀傷暴露之可哀已薄暮

訪文化維持會會員徐森玉常維鈞一談二君以
在馬蘭鎮城門左側所影照譚溫江本年七月七
日告示一紙相惠本日於地宮內拾得工兵營所
用鐵尖鋤一又有人將鎮上張貼本年六月間軍
長孫魁元七月七日旅長韓大保安民布告各一
紙揭來一並留存以為証據

十六日

裕陵地宮第四道石門右一扇為盜
者炸傷仆于地而置梓宮於其上左一扇則上下

之樞軸均毀門後用金棺倚之極危險午前飭匠
將右者平放於地左者以大繩束之而將所置之
梓宮移於地宮西面始稍足以回旋幸將
高宗元首及后妃顱骨全行覓得其
四體百骸則十不存五推原其故由於軍匪盜掘
爭取葬物之時以致遺骸毀傷脫落其後繼以本
地土匪入內踐踏多次又攫取泥中各物承諸筐
筥出就河水濾之故零星骨殖遺失尤多竟無從

檢拾矣假使任守護者聞變迅即報聞則為日不多即有人前來收拾當不至如此之奇慘此守護者之大罪也同人決定於未初刻先將昨所成殮者奉安其金棺在居中梓宮之右地宮空氣太少燈火時苦無光執事人仍魚貫以出俟汽燈電燈在外收拾多時申正重行入內居中梓宮已揩拭乾淨同事諸人敬將帝后妃五位遺骨親自奉持安放妥貼斂以衾褥數重蔭

公更以蒙

頌

德宗遺念御用龍袍龍

褂奉獻敬覆其上此實暫安辦法事竣已戌初矣處變之時不能求全責備傷心慘目所不待言

十七日午前至

裕陵地宮看梓宮金棺上蓋

漆口貼金將次工畢遂命灑掃石牀掩閉三道石門地宮泉水仍復上出不止欲籌補救之法舍用土填塞無他途赴津日當向行帷縷陳之

裕陵

帝

后

妃奉安位次

德威紙片

高宗居中 孝賢后居左 孝

儀后居右其石牀西面則首 淑嘉次 慧

賢次 哲憫三皇貴妃

十八日同澤忻二公至守護大臣署第一看所謂西

府者也各房門窗戶壁殘毀不堪和偉廷云此署

在今年五月間與 各陵殿宇樹木同時被

毀如現任守護者常住於此自當不同

坵跋 兩陵盜發之變本年陰歷六月初即

微有所聞方冀其言之不實也六月十三日衡亮

生都護永得現任知遵化縣事蔣君函述茲變有

骸骨狼藉之語事始證明於是同懿親數人向北

平當道奔走呼籲一面請派得力軍隊迅往保護

一面請究辦盜陵人犯並即報告天津 行幄

十八日遂奉 派同者 齡陳毅二公馳往詳查

籌辦善後 熙以茲事體大面陳宜有懿親二三人

同往庶足以昭鄭重二十一日乃 加派公載

德威紙店

澤貝子溥忻恭代祭告共襄此事復遣將軍溥侗
公恆煦隨同行禮自津歸後日與同人議商籌備
一切數日即已就緒而陰雨連綿至七月二日始
晴遂於初四日嚮明東發路溥難行初不意未滿
兩日即抵陵地也凡在陵日觀之
奇慘及行路身歷之艱辛乃按日擇要記之以備
遺忘且以代來詢陵事者問答之煩云爾
戊辰八月初四日寶熙記